

故乡的年味

●焦健

腊月的北风裹着年味，从尘封的记忆那头吹过来，楼下广场上的小伙伴们放起了鞭炮，那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勾起我多少难忘的回忆。

二十余载寒暑，从少年到中年，脚下的路走了千万里，可每逢春节的脚步临近，故乡的年味，总会在这个时刻勾起我的回忆。

都说年是归期，归乡的第一程，是回家祭奠已故的父母，赴一场年年如期而至的约定。北山的黄沙梁下，枯草被牛羊的蹄印踏成一条羊肠小路，父母与爷爷奶奶的坟就在这里，坟头上的黄纸被雨淋的褪了色，换上新纸，给母亲点燃一支烟，给爸爸斟上一杯酒，慢慢地放在墓碑下，每一次来，都是和父母一次心灵的告白。踩着清晨的薄霜，走在老家门口

那条熟悉的土路上，泥土的气息混着枯草的清香，还是记忆里的味道。这条路，从儿时的蹒跚，到少年的奔跑，再到青年离家时的步履匆匆，每一寸都印着我的脚印，也印着青春的欢喜与莽撞。如今再走，脚步慢了，心却近了，近到能听见时光在耳边轻轻翻页，翻出那些被年味裹着的旧日子。

老房子就在南三街的西头，四间红瓦贴着白色瓷砖的墙，就像母亲一样远远站在那里盼我们回家。如今它早已易主，院里的烟火，屋里的笑语，都换了旁人。我的目光总忍不住停留在那扇门上，想透过缝隙，看看从前的光景：腊月里，母亲在锅台上蒸热豆包，热气腾腾的甜香飘满小院；父亲搬着梯子贴春联，我踮着脚递浆糊，红纸的墨香混着年的热

闹，在空气里漾着。我站在门外，像个迷路的孩子，舍不得移开眼，却又不敢上前，怕惊扰了旁人。

沿着老房子门前的街向前走，这条曾经热热闹闹的老街，是刻在我们这代人骨血里的记忆。儿时的年味，大半都藏在这条街上。腊月里，街边大队代销店五颜六色的糖块、鞭炮，小伙伴们挤在铺子前叽叽喳喳，比谁的鞭炮响，比谁的糖纸好看；少年时，踩的雪嘎吱嘎吱响，和同窗结伴去买年画，年画散发着油墨香，街边的墙根下总有老人晒太阳抽旱烟，笑声在寒风中，暖融融的。

可如今，老街没有了来来往往的人群，没有了此起彼伏的乡音，街边的超市也很冷清。再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脸庞，儿时的玩伴、少年的同窗、街头的老

人，都散了。寒风穿过空荡荡的街巷，卷起几片枯叶，沙沙作响，像是老街在轻轻叹息。那些儿时的、少年的、青年的，老街上那些熟悉的身影都被岁月封存在了时光里，再也找不回来。我站在街心，四下张望，仿佛还能看见从前，过年时热热闹闹的情景，一晃，就是半生。

老街的尽头是一条弯弯的小河，那也是我们年味的一部分。腊月里，河水结冰，我们拿着冰车去滑冰。坐上冰车，双手用力将冰钎刺到光洁的冰面，眼前的世界飘飞起来，小伙伴们笑得格外欢。可如今，再走到那里，小河早已没了踪影，曾经的河床，被开垦成了平整的玉米地，再也听不到河水潺潺，再也看不到河边的热闹。一条河，就这样被岁月抹平，像我们那些回不去的从前，悄无声息，却又刻骨铭心。

有人说，年味淡了，其实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我们离故乡远了。二十多年，故乡的模样变了，老房子易主，小河成田，熟悉的人散落四方，可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年味，却从未远去。它藏在老房子的红瓦里，藏在老街的泥土里，藏在小河的波光里，更藏在归乡时，念旧的心里。

新年又至，年味又浓，故乡依旧在远方，那些回不去的从前，那些难忘的时光，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或许，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我们记忆里的那缕年味，是走在家乡土地上的那份亲切，是舍不得离开的那座老房子。纵使物是人非，岁月沧桑，故乡的年味，永远在心底，岁岁年年，不曾消散……

儿时过年

●安艳学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住小鎮的我，听到窗外不时传来的鞭炮声，也勾起了对过年别样的体味。

年少时，住在乡下的我，就盼望着过年。每到腊月，乡下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我家也不例外。而我的差事就是烧一锅开水，以备炖猪毛用。等杀猪的师傅一到，几个壮汉同他一道，来到猪圈，把猪绑了，抬出来，放到临时搭好的台子上。师傅用手拍一拍猪脖子，然后一刀毙命，猪的叫声由声嘶力竭到悄无声息。师傅技艺之高超，叫人赞叹不已。

我的另一个差事是帮着灌香肠。其实我也就是帮着用麻绳把肠子的两头系紧而已。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要数调制灌肠的猪血。它需要极富经验的“高手”，专门来弄。所用之物是猪

血、猪油、芥面、葱花、大料、盐等，要按一定的比例搭配。

此外，清洗猪肠子要用盐，搭配面粉或是白酒、小苏打，反复揉搓，直至干干净净，没有腥臭味为止。灌完肠子后，开始下锅煮。火候要掌握好，火大了，爆裂；火小了，没熟。师傅拿捏的可谓恰到好处，血肠是年夜饭一道必上的佳肴，这里面的门道自然不少。

我还有一项任务是邀请亲友，美其名曰“杀猪请且”，别人家也都如此。

每到年底，母亲总要给我做一件新衣服，这已然成了惯例。因此，一进腊月，我是天天盼，夜夜想。这一年，母亲要给我做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呢？还记得，有一年，时兴四个兜的“绿色军衣”，着实让我喜欢。心里暗暗想，我要是有这样一件新衣服，那该有多神气啊！果不其然，母亲起早贪黑，给我赶制出了一件。那时，我时不时地凑过去，站在缝纫机旁，眼巴巴地瞅着。母亲双脚踩着踏板，一蹬一松，韵律感十足；双手轻扶布料，柔和地向后推送，手脚并用忙活着。于我而言，过年有新衣服穿，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儿。

年关将至，我会拿着母亲给的零花钱，到集市上买喜欢的鞭炮。集市上的商品，叫人目不暇接：小贩的吆喝声，燃放鞭炮声，夹杂着汽车的喇叭声，好不热闹！我也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双响要最响的，小鞭要最脆的。从集市的东头逛到西头。最后，我是心满意足，满载而归。

窗外的鞭炮声依旧不绝于耳，我放飞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

回忆是美好的，然而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年味中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在这一味道中，对亲人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是我心底永远的追忆。

我见这些对联很新奇，回来后马上记在本子上，准备明年写对联。

正月初八，家住辽宁省阜新市的二姑领着女儿来看望奶奶。表姐毕业于东北大学中文系，在阜新市师范学校教学。她看了我写的对联，非但不讥笑，还大加赞赏：“小弟十岁能写毛笔字，够厉害了，要刻苦学习，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我把在靠山屯抄来的对联给表姐看，她说：“这是‘顺口溜’，不能当对联。”

表姐用钢笔在本子上给我写了好多副对联，除了通用春联外，还有专用对联：碾房、猪圈、牛羊圈、畜力车、粮食仓库……就连灶王、观音菩萨、九圣神祠庙的对联都写下来。

表姐说：“你还小，我就不给你讲关于对联的文学常识了，读初中时你就学到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此，我就是屯里写对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学知识逐步加深，对联的字体和内容也愈发规范，我一写就是几十年。

春节来临，年味渐浓！不禁又想起“年”的往事，而1985年的“年”更让我记忆犹新。

1984年，家乡晚于周边公社一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亲们热情立刻释放出来，经过春种、夏耕、秋收，腰包鼓了起来。那年冬天，我迎来了在旗里读高中的第一个寒假，一进家门就惊喜的发现了窗前的火囤子。生活困难时老百姓怕过年，因为“年节好过，日子难熬”，而1985年乡亲们盼着过年，都想要好好庆祝一番。进了腊月，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鸡，我家也杀了口300多斤的大肥猪。那天，大哥和他的两个同学协助杀猪的师傅宰杀、焯毛、分解，累得满头大汗，我帮着洗肠、灌肠，母亲负责煮肠。八印（传统说法，直径有八十厘米）铁锅里炖着大锅酸菜和猪肉方子，血肠灌好后就放在这口大锅里煮。血肠、肉、酸菜互相借味儿，炖成了东北传统名菜——杀猪菜。第一顿吃完，母亲将这锅菜都舀到一口小二缸里存放，吃一次热一次，越热味道越浓。往年杀猪，母亲总想卖掉猪肉换钱，而这年母亲一斤猪肉也没卖。肉方子、排骨冷冻后放在仓房中的头号大缸里，满满一缸。猪肉、板油切了大锅，煮了两大坛子荤油。一年生的鸡、鸭、鹅，母的留着产蛋，公的杀了十多只，父亲做了“屠夫”，母亲和我负责焯毛、开膛，收拾了大半天。

那个年代，农业技术相对落后，蔬菜就是冬储白菜、萝卜、土豆，还有夏秋时节晾晒的豆角和采摘的蘑菇、韭菜、青椒、蒜苔这些鲜菜是买不到的。父亲弄来一个直径一米多、深二十公分的平底大铁盖子，里面装满土栽上大蒜，于是春节的餐桌上多了一盘炒蒜苗。

春节在公历二月中旬，天气开始转暖，鸡也开始产蛋了。一年生的小母鸡不守“纪律”，“产房”本在仓房中，却随心所欲，粮食囤子、柴堆，做个窝就产蛋，但产完蛋后会“咯咯哒”地向主人报告一声，如乐音一样动听。收鸡蛋是弟弟的乐趣，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五六枚。新鲜的鸡蛋又是一道好菜。除夕晚餐我还给加了道菜，在自家园子里用夹子打麻雀，一个月左右攒了30多只，炸了一大盘。瓜子、水果也都是家家户必备年货。我搭乘村里的一台拖拉机到三十里外的城镇集市上买到了瓜子和国光苹果，按现在的眼光看品相都很一般，但在当时可是稀罕玩意儿。场部给职工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采购了大批的白面、大米和豆油，家家户按人口供应。发放那几天，各分场的乡亲们拿着米袋子、油壶高高兴兴地来到粮食供应站，因为分的东西多，哪家也得来两三个人领取。一个春节是足够的了，而以前细粮和油供应得很少，吃不上几顿，往往还要留一部分待客用。

春节前，家乡还有一件大事也给节日营造了喜庆的氛围。农场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那些享受到改革红利的万元户披红挂彩上了领奖台，每户还奖励一台自行车。家距离场部较远不能返程的安排到场部职工家里住宿，我家来了5口人，一个个笑盈盈。

那年除夕夜，烟花爆竹家家户燃放得特别多，夜空绚丽多姿。父亲乐呵呵地说：“这一阵子得放出几千块钱的炮仗”。

40多年过去了，那些关于“年”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回味中仿佛又在和早已故去的父母在忙“年”、在守岁，在一起享受今天的美好生活。



那些「年」的往事

●马俊华

忆少年写春联

●刘永臣

1963年，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过了腊月二十三，又到了家家写对联的时候。

我们屯坐落在大山北，这里曾是大山南地主的“窝铺”，给地主耕田放牧的都是不识字的农民。解放后，我们生产小队会计是由住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大队会计兼任。小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是记工员，还是1958年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时，上夜校学的几个字。记工分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错别字或符号代替，所以，社员《劳动手册》“劳动项目”中，错别字加符号，只有记工员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像记工员这样的知识水平，当然写不了对联。

好在我们屯老张家有亲戚在大山南住，是个老宿儒，年年年后被请来给生产队和各家写对联，走时生产队还送5斤黄豆作为酬谢。哪知这年春节老宿儒故去了，写对联又成了全屯的难题。过年贴对联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事，

可是没有人会写家家都很着急——只有有亲人去世的人家，头三年才不贴对联呢，所以过年不贴对联是大忌。

我父母也一筹莫展。奶奶见我趴在炕上写作业，忽然眼前一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里不有学生吗？”父亲急忙去供销社买来墨块、毛笔，裁完大红纸，折叠好，找来一大块泥瓦盆当砚台，边研墨边鼓励我：“‘官不嫌字丑’，照着去年的老对子抄，别抄错就行。”

我吃力、用心地抄写，字迹好坏就不管了，反正写成功了，还没抄错。

父亲激动不已：“以后写对联，再也不犯难了！”跑去邻居家炫耀，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找我写。父母满面春风：“十岁的孩子就有人求，文化人家风

光啊！”

于是，我高兴地写完了全屯的对联。过了正月初三，听说梁东靠山屯正办大秧歌，我们几个小孩子跑去观看。秧歌队挨家挨户拜年，我们一直跟着。我最喜欢看各家新贴的对联，读两遍便记住了：“去年我家发大财，今年大财还要来。”

“今年财神到我家，我家今年要大发。”

“生产队里多打粮，今年更比去年强。”

一家猪圈门上贴着一副对联：“瘟神下界来买猪，太公在此不卖猪。”……

我见这些对联很新奇，回来后马上记在本子上，准备明年写对联。

正月初八，家住辽宁省阜新市的二姑领着女儿来看望奶奶。表姐毕业于东北大学中文系，在阜新市师范学校教学。她看了我写的对联，非但不讥笑，还大加赞赏：“小弟十岁能写毛笔字，够厉害了，要刻苦学习，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我把在靠山屯抄来的对联给表姐看，她说：“这是‘顺口溜’，不能当对联。”

表姐用钢笔在本子上给我写了好多副对联，除了通用春联外，还有专用对联：碾房、猪圈、牛羊圈、畜力车、粮食仓库……就连灶王、观音菩萨、九圣神祠庙的对联都写下来。

表姐说：“你还小，我就不给你讲关于对联的文学常识了，读初中时你就学到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此，我就是屯里写对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学知识逐步加深，对联的字体和内容也愈发规范，我一写就是几十年。

大土炕上的年味

●李洪彬

60年前，我家住的是两间一明土坯结构的“筒子屋”。那两个房间连成一体，连二大炕，当时在百十多户的屯子里很少见。几十年过去了，这铺大土炕宛如一位默默的守望者，承载着无尽的温情与记忆。它折射出一道淳朴浓郁的逆袭时光，成了我追寻精神回归和心灵慰藉的一缕乡愁。

我对大土炕情有独钟缘于它孕育着真挚的人间情怀。回想起来，仿佛又闻到了儿时大人们在土炕上忙年的味道。浓浓的年味，只有在人们劳作和忙碌中才能体会到。随着忙年的脚步，大土炕就像是通了人气的，甘愿为人分担家务。一进腊月，老爸就会在炕上躺

轻将炕席卷起一块儿，腾出一个人能睡觉的地方，拿出秋天储藏好的大蒜，就着大土炕上的温度，再盖上一寸多厚的土，横竖成行地栽在炕上，几天后绿油油的蒜苗就长出来了，那是为春节餐桌准备的上等菜品。

那暖烘烘的大土炕，也是老妈给我们兄弟姐妹赶做新鞋、缝制新衣的向阳宝地。她拉着又细又长的麻绳纳着鞋底，那一针一线将农家的日子拉得悠悠长长。一到这个节骨眼上，老妈从早到

晚都忙得脚不沾地，刚想上炕歇息一会，左邻右舍的婶子们，又都不约而同地盘坐在我家的大土炕上。守着炕沿的大火盆，手里做着针线活，嘴里还叨咕着张家年猪去了头蹄下水杀了多少斤啦，李家的老少爷们一顿吃了8个大豆包……半铺炕上就像一个说学逗唱的小剧场，满是盼年的味道。

夜深人静时，陪伴着老妈的只有炕头那盏微弱的煤油灯。有一天，老妈给我做鞋还差几针就缝制完时，突然麻绳

子用完了。老妈看着等候在身旁的我，便不停地絮叨着：“你这小子，咋这么‘绞牙争嘴’呀？就剩几针愣是没做完！”当时我听着老妈的这番话，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做针线活也有俗成的说道，若做鞋必须一天把一双做完了，否则不吉利。而在劳作过程中，若不小心扎了手指或者差几针时没麻绳了，就是指穿这双鞋的人“绞牙争嘴”。这些“老理”，无非是让人们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吧。

土炕上的年味，是传统文化的生动缩影，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密码，记录着父辈的智慧与辛劳。即便时光流转，土炕渐渐淡出生活，那份土炕上忙年的味道，却如同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

一饭一菜过大年

●梁立伟



1968年春节，爸爸在北大召牧业办公室值班又不能回来过除夕。大年三十，妈妈把积攒的大米拿出来，准备做一顿大米饭，可是吃啥菜呢？当时我们家和对屋的李叔家，共住三间土房，李叔家过春节买回来3条鲢鱼，就在他家门后的地上分开放着。大过年的，妈妈没办法了，只好和李叔商量匀给我家一条鲢鱼。妈妈和李叔说好了，让我去取鲢鱼。拿到鲢鱼后，李叔神秘地对我说：“立伟，我可不能告诉你一件事，这鲢鱼可不能多吃，要是

吃多了犯病啊。”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忙问：“犯病？犯啥病啊，李叔？”李叔这回得意了，他捂着嘴笑着小声说：“吃多了犯病！”听了李叔的话，心里突然想，要是犯了病，就再炖鲢鱼吃呗？可是又一想，就这一条鲢鱼，还是匀来的，要是吃没了，真犯了病，上哪儿再弄鲢鱼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是李叔在和我开玩笑呢。

其实那年过年，家里还有凭肉票买的几斤肉，因为爸爸值班不能回来，妈妈没舍得做菜，说要留着等爸爸回

来再吃。

那天中午我跟妈妈在外屋炖鲢鱼，我把风匣拉的呱呱呱地响，灶塘里的火烧的旺旺的。妈妈用豆油炆锅，之后放葱花、花椒、鱼、酱油，再放水，最后再放盐。我拉风匣时，心里美美的，一会儿功夫，锅里就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热气顺着锅边徐徐升起，冷气顺着外屋门轻轻地吹着，和阵阵升腾起的鱼香融合在一起，一阵一阵地飘过来，我的鼻子就像那只老风匣，追着那香味，使劲抽动着。

午饭时，酱色的小长条炕桌上放着一大搪瓷碗炖鲢鱼，边上是三小碗香喷喷的大米饭，虽然过年就是一菜一饭，但我和哥哥已经十分幸福了，我们说着笑着，细细地品着，心里美美的。